



官板

書集傳纂疏

□ 12
3082
1

書集傳纂疏



門 12
號 3082
卷 1

口 12
3082
1-6

新金圖書
敬啟
年
早

書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
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
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
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
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
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
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
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

印

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音多迷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正是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

意一卷夏三卷商二卷周三卷言九百篇書義火後今在者僅五十八篇

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沉序。沉格作音澄沈

字仲堅建寧府浦城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子 朱文公陳居仁自号九卷先生口語又止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
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
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
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
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
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
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
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
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
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
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

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云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古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云泰定四年丁卯正月望日後學新安陳櫟謹書

新安後學陳櫟纂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書序

蔡氏集傳

新安後學陳櫟纂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簞蔡疏

序

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為治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而作也○碧梧馬氏曰林氏謂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為一編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今案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云云接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云云益足證古序自為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又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之文與今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

法蘭西氏宅定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

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

難作舜典。側微微賤也。歷試備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事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

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

共九篇彙飲。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彙勞飭賜也。凡十一篇云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纂疏。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劉原父云古文丘共相近誤為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唐孔氏曰凡此皆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為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葉氏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非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陳氏曰別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臯陶矢厥謨禹

馬案云書序尤不可強解姑存舊說耳餘並做此。○臯陶矢厥謨禹

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臯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臯陶之精微者哉。

纂疏。序者之意見臯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

能得書義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此乃三篇之序臯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申重也。帝舜因臯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書序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日贊之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所載有未備者又敘其君臣間嘉言善政以為二謨益稷三篇以備舜典之未備者。○愚案朱子語錄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言申臯使有功之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呂氏曰隨山有二說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纂疏。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經曰大戰于甘是謂任土。○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經曰大戰于甘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於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

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黃氏曰白字作設可也作字之設

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故此

纂疏

馬氏曰如湯誓大誥等篇初未嘗言所作

之意引序冠之此為得體五子歌旅契等本意已詳復加以序之云云贅矣所冠之序是非相半

○義和酒淫廢時

亂日盾往征之作盾征

以經攷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

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酒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

纂疏

或曰義和至夏合為一官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日案甲乙之序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

沃**纂疏**

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士

○湯征諸侯葛伯

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云

纂疏

愚案右五篇皆商書其次在湯誓前今遂附夏書末

○伊尹

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纂疏

問升自陟以為出其不意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今不見陟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譎詐若陟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食肉必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蘇氏曰升陟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林氏曰湯興師時誓于亳誓而後升陟戰鳴條非如甘誓牧誓誓于戰地也序似以為戰時誓非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

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眾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

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知聖人也三篇云

纂疏

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程子曰湯以為國既

云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可遷者忠厚之仁○愚謂孔註謂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以前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為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為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

三朶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云

纂疏

孔氏曰桀

華曰非其字聖庸也則非以珍異為字可知矣

典寶國之常寶也。○陳氏傅良曰：夏后氏之璜之類。○張氏曰：二臣之書意，傷桀而戒湯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

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纂疏

李氏舜臣曰：湯未及國而負深慙，疑若不可歸，見國人者，仲虺憂其一慙之不忍，將自沮而害新政，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順天應人，不邇不殖，非為己私，此心彰信久矣，奚以慙為？王姑置是念，自新厥德，否則何止於一慙哉！廣哉斯言，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非取虺之言，而誰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纂疏

愚謂諸侯來朝，湯誥之與天下更始，序欠明。

○咎單作明居。

纂疏

馬融曰：咎單為湯司空。孔氏曰：明居民之法。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后二篇云：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伊尹祠先王，若有服不可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誥問時，湯在殯宮，太甲朝夕宜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又有

以二說問者，答曰：書序是經師所作，決非孔子。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為之說。讀書且求義理，以為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孔氏曰：肆命、陳天命以戒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為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言不通。

纂疏新安胡氏曰：思庸，思用伊尹之言。○薛氏曰：太甲終不變，天所弃也。尹安得私與之復聽天所命而我無心焉，此所以為伊尹。○伊董氏鼎曰：尹營桐宮為太甲居憂之所耳。序曰放諸桐，豈可以放桀例之。

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

尹事，作沃丁纂疏。

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陳氏曰：以伊尹事訓沃丁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

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

伊陟，作伊陟原命纂疏。

穀楮也。王氏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曰祥，應以德則為福，否則為禍。○孔氏曰：贊

告也原臣名。○愚謂咸以巫咸能入王家也。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太戊又告命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案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政。蚤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亡書之意略可想見。○仲丁遷于囂。

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

祖乙。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實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纂疏新安胡氏曰。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河亶甲仲丁弟。毀曰圮。凡十篇亡。

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而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厥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序者。攷之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實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又甚矣。

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於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

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經言彤日。祭成湯。經言有雉。而序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

纂疏。胡氏且曰。孔謂耳不聰之異。使雉在鼎足為足。高宗之訓篇亡。

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

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

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為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

也哉。董氏曰。泰誓三篇非一時所可作。序則作於日。也哉。

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而序以為

祭成湯。經言有雉。而序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

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

而鳴亦已異矣。○纂疏。胡氏且曰。孔謂耳不聰之異。使雉在鼎足為足。高宗之訓篇亡。

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

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纂疏。表

曰。周乘其勢以戡之。戡如左氏戡定禍亂之戡。○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

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

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

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為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

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
 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
 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
 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年。
 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
 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纂疏**。或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箕子。為證。則
 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愚案。此之一月。即武成之一月。壬辰也。戊午。即中篇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日
 旁死魄。壬辰。則戊午。二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年。即洪範之。十有三祀也。一年
 之一字。誤。顯然矣。○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

牧野作牧誓。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
 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
 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

士百人。**纂疏**。愚案。一車兩輪。故一乘車為一兩。戎車三百兩。兵車三百乘也。
 之長也。輜車。載器物。自在兵車外。纒言戎車。則必有輜車。不言可知。謂

二車之兩。誤矣。詩。百兩將之。豈亦併輜車言乎。一虎賁必
 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虎賁數合車數。蓋三萬人也。○武王伐殷

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
 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

董氏曰。經世重車而序乃
 自言之何也。豈其用會禮
 而為此序。與孟子言亦
 本於此與。

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纂疏**。王
 炎曰。紂死而武庚不立。箕子必不從。武王歸序述其始末。以明箕子歸周之意。
 ○呂氏曰。殷之勝。紂之殺武庚。之立箕子之歸。並行而無心。循正命由公理也。
 除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字當深玩。見箕子不欲歸周。以
 之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
 統在身。遺範百王。未嘗論其不
 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作分器。宗彝。宗廟彝尊也。以
 十五年。諸侯皆受明器於王室。杜云。明德之分器也。○胡氏仲曰。如分魯以夏
 后氏之璜。分陳以蕭慎氏之矢之類。皆分器也。單言宗彝。以其孝也。以祭器為
 重。故即宗彝以該其餘。桓管二。周公得之成洛之後。桓
 管一。貞。又侯得之東遷之初。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歟。○西旅獻獒

太保作旅獒。獻貢
 孔氏曰。巢伯。殷諸侯。芮伯。周同姓。圻。內國。為卿大夫。旅。陳也。陳威德。以命巢伯。
 ○李氏杞曰。巢。今無為軍。巢縣。曰來朝。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
 為伯。足見巢之忠矣。商亡。周興。於是始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張氏曰。
 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或不鑒之。其朝又弗可保。旅。巢命。中必有戒飭之意。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
 纂疏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曰。呂伋。王孫牟。
 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又

陳王之教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纂疏愚謂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耳史

後作此書述禱疾事為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纂疏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管故謂之三監

孔氏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成王

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纂疏微子

封於宋纂疏陳氏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王之命○唐叔得

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

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纂疏唐叔成王母弟

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

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纂疏孔氏曰

邑內得異禾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之所致公東征未還故命以禾歸周公唐

叔後封晉公又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唐孔

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王疑未解未必歸未於公當是啓金縢後也後世同

穎之禾遂名嘉禾由此○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

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

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已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

王不知有已也歸禾事必在啓金縢之後公尚留東未歸之前二書雖云君臣

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禾為之偃金縢之啓禾為之起及君臣和同禾

又為之異畝同穎公之忠誠上通于天亦王之真誠○成王既伐管叔蔡

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纂疏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

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

序之繆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

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成王

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纂疏愚案召公

不言簡略之非詳見本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

洛誥纂疏愚案此序只說得伴來以圖及獻卜以前以後全該不及○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纂疏愚案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攷之不詳

題纂疏愚案書稱商王士殷多士殷遺多士未始目為頑民小序○周公

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味遷殷民之先後

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味遷殷民之先後

陳定百中各不見已
公不悅之意諸說皆摩
皆序之陋也

作無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

不悅，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

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踐滅也。纂疏：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公討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王親征之。蓋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稱淮夷徐戎並興，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

時討伐，知成王親政之年復叛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

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史記作薄姑。纂疏：孔氏曰：蒲姑齊地，徙近中國，教化之。呂氏曰：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不敢專也。李氏杞曰：青州于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

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邪？

纂疏 愚謂序言王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錫，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

小序 贅矣。○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

之命。賄賂也。義未詳。纂疏：蘇氏曰：東夷即淮夷，在周為東。孔氏曰：肅慎氏東北邊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為王卿士。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

纂疏 吳氏曰：周公沒時，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邪？篇云

曰：帝王世紀云：武王葬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事，書乃名亳姑，不相允會，篇云不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至此并告以遷歟。○呂氏曰：公欲葬成周，宗臣垂死憂國，以邦安危，惟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弔于文武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纂疏** 陳氏曰：分正分

善惡而正之，簡修進良是也。○葉氏曰：猶言分陝，恐非。○愚謂治洛以化殷民，為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也。小序

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成周使君陳為之正長，王城之事，蓋無與焉。小序誤之也。○成王將崩，命召公

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

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諺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纂疏

愚謂此序首句必有訛缺大意謂王命作冊書以任畢公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

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邪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 呂命穆王訓夏

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為夷狄不為中夏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纂疏

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必有缺文愚謂舜典載舜陟方乃死夏史所載古亦稱為夏書

案經文止言桓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
○愚謂舜典載舜陟方乃死夏史所載古亦稱為夏書

贖刑作呂刑 ○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遷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衰蓋以我周東遷於晉焉依已位已定不啻足矣錫賚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文侯矣記曰賜弓矢然後後征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苟以此律之今賜圭瓚則文侯可自為鬯不資於天子矣錫以圭瓚則假之禮器資以弓矢則假之兵權又不至於成王待周公者矣嗚呼其周之東乎 ○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

費誓

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纂疏

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寇已逼也如漢烽火通甘泉而棘門灞上皆屯兵吳楚七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

作秦誓

纂疏

唐孔氏曰崤山險地在弘農澠池秦

書序

書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一作治由是文籍生焉陸氏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

太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書籍也伏犧神農黃

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

大訓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

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名摯已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

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摯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

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摯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

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

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

武王有天下之號也

纂疏

語錄問三皇何說為是曰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以義農黃帝

堯舜為五帝云據易繫辭當如此却無少昊顓頊高辛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此等處亦不須枉費精神

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

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纂疏

唐孔氏曰丘索不知

作於何代故但總言帝王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

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

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

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

後世之繫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

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

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

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今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

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

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可知且如三皇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書言常道少昊顓頊高

辛有何不可便刪去皆不可曉○典謨恐曾經史官潤色來周誥等恐只

似今榜文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當時人曉得後人乃

難曉若使古人見今人俗語却理會不得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

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的

不曉今人所曉者未必當時人識其詞義也。○林擇之說周誥辭語艱澁
艾軒以為方言曰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甚物事
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諸命等乃當時與卿大夫語似今
翰林所作制誥故易曉諸誥是與民語如今官司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
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者闕之。○唐孔氏曰安國孔子十六世孫
孔子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曰周末職方即周禮也。○林氏曰六體有相
參混者如太甲訓也然曰申誥于王亦可言誥訓誥義亦相通凡君之教
戒與臣警戒君皆可言訓誥。○董氏鼎曰陸氏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
訓誥誓命各篇者為正不以各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為攝唐孔氏又以征貢歌範足為十例

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 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

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三十五年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為篆隸多誹謗者乃召諸生拜為郎八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詔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使往視之為伏機方相論難因發機填以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鯉伯魚鯉生伋子思伋生白子上白生求子家求生箕子京箕生穿子高穿生慎子順為魏相慎生鮒為陳

○孟堅曰都賦云固以龍興秦以虎視

涉博士鮒弟騰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騰生中中武武生延陵及安國也謂騰藏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亦可也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案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秦誓言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纂疏

語錄孔壁之傳漢人却不傳只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伏生濟南人晁錯潁川人止得其女口授有不曉者以意屬讀然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因其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唐孔氏曰謂之尚書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伏生所加也尚上通

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

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一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帝學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纂疏語錄因論伏生書多艱澁孔壁書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今云纂疏却平易或謂伏生口授女子或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伏生口傳古文壁中之書禹謨說命彤日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

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唐孔氏曰。凡書非經。皆謂之傳。及傳論語。孝經。止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漢東平王雲與其太師策書曰。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策書曰。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是漢世通謂孝經論語為傳也。聞金石音。懼其神異。乃不敢壞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遭壞宅。不廢禮樂。如漢欲屠魯。猶聞絃誦重之。遂不壞宅。○愚謂序意不過如唐孔氏說耳。此事不足深論。○元城劉氏曰。前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古文尚書乃科斗書。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

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數暢

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

昭然義見。且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纂疏序決非孔子作。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得書於孔壁時已有了。伏生時無之。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

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

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正和中國。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案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纂疏語錄。書序恐不是。孔安國

案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

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時文字。○孔氏書註某疑決非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文章。豈如此

但有太粗處。決不如此困善也。亦非後漢文字。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閒人

作。託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

般文章。嘗疑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傳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

字。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

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

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閒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

疑之甚。○小序。決非孔門之書。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

不解。惟陳同父間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唐孔氏曰。蠱者。怪惑之名。藥毒行符為魅。天年皆是以蠱皆巫所為。故曰巫蠱。○林氏曰。孔傳成遭巫蠱不出。杜預注左氏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

出二十五篇中。皆指為逸書。賈馬鄭服亦皆不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其

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五十八篇方備。孔氏書始出

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

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此又是以字畫分古文。今文。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今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誥多艱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眾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

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偽作者也
纂疏 碧梧馬氏曰據孔序所言則古文傳則遭巫蠱而不上聞藏之私家者也以未立於學官是以經伏而傳不行於世耳是古文書不惟未嘗逸亦未嘗不在王官也劉歆移太常書所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是也中秘書非世儒所得見且乎後之引古文書者皆不得其真若杜韋趙註書所引皆指為逸書也若然幾七百年而後

傳斯文之興喪可畏哉。今案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以諸篇本。

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纂疏

碧梧馬氏曰。書之辭語艱澁者。自艱澁。平易者。自平易。如所謂記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辭易好。近之矣。不必以為伏生之書難。孔壁之書易也。當孔壁未出。伏書單傳。以為齊人之語。女子之口。晁錯屬讀。是以艱澁猶可也。孔壁既出。與伏生同。而又增多二十五篇。安國又以伏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矣。使果出於齊語。安國豈不能以壁藏者訂正。以就平易乎。○董氏鼎曰。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以詩書六藝。書即此書也。孔子未定書以前。則然矣。今所存書中。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則堯典已該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開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法。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燼爛之餘。僅存其半。而宏綱大用已如此。又五經各主一事。而書備之。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教。周禮設官。即周官之六卿。率屬春秋褒貶。即臯謨之命德討罪也。五經各舉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之經濟全體焉。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書蔡氏傳纂疏凡例

- 一 標題此書云尚書蔡氏集傳法朱子刊伊川易傳標曰周易程氏傳尊經也首卷有朱子訂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紀實也
- 一 今采朱子語錄不書錄者姓名法近思錄也併在纂疏內依趙氏四書纂疏例也然語錄必居諸說之前尊先師也
- 一 朱子語錄發明此傳而不可無者載之傳意已明無俟云云及非說本章經旨者皆不汎載務謹嚴也
- 一 一部尚書朱子於闕疑諄諄言之今遇可疑處

姑略存舊說然後明云當闕疑焉

一所纂諸家解只書其名於姓下而不列姓名於篇端

一未予詰疑則此書不可無其疑之疑也

一今未予詰疑不書其名於姓下而不列姓名於篇端

四字不亦本也

一今未予詰疑不書其名於姓下而不列姓名於篇端

一今未予詰疑不書其名於姓下而不列姓名於篇端

一今未予詰疑不書其名於姓下而不列姓名於篇端

一今未予詰疑不書其名於姓下而不列姓名於篇端

讀尚書綱領

朱子說外附以他說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

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

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

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

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

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書表樞史編後

尚書初讀似於已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

武之事皆切於已

語錄下同

先生問尚書如何看荅曰須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

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

讀尚書綱領
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
且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
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
尚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
讀義理自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
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如盤庚諸篇已難解
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聾聵
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
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臯陶稷契伊傅
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

其味自別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胃他書亦須大心胃方讀
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
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
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
展開是大小大命義和定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
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
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胃如何了得

二典三謨其言雅奧學者未遽曉會盤誥等篇又難
看如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
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細讀極好

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

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到尾解得便是亂道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

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如微子篇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書中易曉

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如周誥等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此一段如此訓詁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盤庚篇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至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要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

言尚書經
三
場大鵬突尋常讀尚書讀得伊訓太甲一德便着
鞭過盤庚却看說命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
通姑置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
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
無逸中用字亦有譎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
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當時有司潤色之文
尚書只是虚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
自有得力處又曰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
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
也

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

某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
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如周語等篇周公不過
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
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書中不可
曉處先儒旣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此一段如
此訓詁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
知如何○盤庚篇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
功至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
說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
今要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
不得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今如此好一

言尚書解
三
場大鵬突尋常讀尚書讀得伊訓太甲一德便着
鞅過盤庚却看說命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
通姑置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贅牙難曉
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
無逸中用字亦有講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
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當時有司潤色之文
尚書只是虚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
自有得力處又曰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
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
也

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

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與仲默帖云書說未有分付處尚書且須見得二帝
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諸說
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
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
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此處
若後來人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

東坡書解說著處直是好他看得文勢好又筆力過
人發明得分外精神間但似失之簡曰也有只消
如此解者

伯恭解書自洛誥始其文甚闢熟某問之云有難通處否初云亦無甚難通處後方云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說不通處却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太高所以不肯闕疑○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雖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庶幾得其所以書矣

書東萊書說後

林書解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

以上並朱子語錄及

文集中
摘出

鄱陽柴氏

中行與之

與尊已程氏

去華實之

書曰唐虞三

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為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嘗謂善言道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於書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願蔽以一言以為讀書之指南

程氏荅曰讀書必有綱領自其綱領而提之則其間世變之殊事為之異皆可會而通之一以貫之五十八篇之所載唐虞三代聖君賢相撫世酬物殊時殊事而可蔽以一言者其在於允執厥中乎是中也隨事而有聖賢之於是中也當事而存是故

堯舜之禪受堯舜之執中也禹之傳子禹之執中也湯武之放伐湯武之執中也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伊周之執中也親如瞽瞍而不克諧以孝則非爲人子之中頑如有苗而不誕敷文德則非格遠人之中君如紂而不去不囚不死則非微子箕子比干之中水土不平毫不遷洛不作則非拯民定業之中其他如訪箕子以傳道誅三監以安周董正治官居喪出誥訓夏贖刑攘戎悔過與凡修身任賢奉天畏民保治遵法納忠輔德因革廢置寬嚴久速迹雖差殊理實一致無非隨時順理因事處宜各當其可各適其中而已故堯之

授舜舜之授禹自執中之外無他語而湯之諸君所以相與繼天立極與其諸臣所以相與扶世立教大抵皆以此中相傳而易地皆然者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異乎子莫之執中者聖賢固有精一之功而非徒中之強執也堯舜性之雖不俟於精一而自然能合乎中湯武而下反之則必由此而後造於粹然之地焉以是觀之則知書之要而唐虞三代之弘綱要旨雖不中不遠矣

程氏又荅友人問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

言世書經
六
敬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臯戒君傲於未
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
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
觀啓與有扈戰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
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
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
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已心
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
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拳無幾然太甲天
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
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

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
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
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圯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
萬民而臣民謹誨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
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
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
久君臣共以爲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
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
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滕口
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
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婺源滕氏和叔尚書大意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

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矣

讀尚書綱領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書卷第一

音火云虞史之作故自篇首每篇各記一事其體裁不一而五篇之體裁亦不一也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

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册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册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

纂疏 呂氏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丌巨基反愚按丌即今板閣形也典字册在丌上在

象形 六書為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

後漢馮衍傳注安之作安漢書王莽傳上越若翔字丑附古曰越堯語也

今文依生所據馬融等國語傳

象形

六書為

纂疏

呂氏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丌巨基反愚按丌即今板閣形也典字册在丌上在象形

書集傳卷第一

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下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問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纂疏

朱子語錄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元城引古文粵若其說是

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是這箇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是深遠○問思字曰作去聲讀為是○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不勉強也○呂氏祖謙曰散而在外則為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陳氏經曰安安之至也如云存存○呂氏大臨曰格極其所至也其德之盛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陸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惡為善也時是時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

朱子曰後漢當依大學說

王氏曰此書之性德蓋人之性也

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纂疏

語錄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古註作明俊德之人曰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九族且從古

註○問九族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氏謂如此只是一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合天下民言之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說百官族姓○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及與他分別善惡辨是非○孔氏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夏侯氏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歐陽同唐孔氏曰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睦即親章即明雍即和也變文以類相對耳○王氏曰親親之也睦交相親也○唐氏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陳氏大猷曰於如於穆之於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侔矣○真氏德秀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俊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帝者為治之序也先言堯自明己德後言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新民而民亦明其德也大學以明明德為新民之本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愚按大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孔註之非可見以修齊治平論此章始於司馬公稽古錄朱子從之真氏又揭此章冠大學衍義一書且以為大學之宗祖至論也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以用也以親九族至時雍皆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泰和中矣傳謂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即指此為放勳帝德之所推即功勳之所至豈功自功德自德哉九族傳本孔氏而併該夏侯氏也

折未寅大寅青星辰鶴尾也
鶴尾大寅鶴首未寅沈中寅寅
降妻成娠也亥亥子星家
○折未寅大寅青星辰鶴尾也
○折未寅大寅青星辰鶴尾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乃者繼事之辭
羲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吳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幾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種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纂疏

語錄羲和即是那四子或謂有羲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曆是古來工之事可考其成○曆是書象是器無曆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象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孔氏曰重黎之後羲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又呂刑註重即羲黎即和馬融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四子掌四時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楊雄曰羲近重和近黎○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正月會亥其辰為陬訿二月成為降婁三月酉為大梁四月申為實沈五月未為鶉首六月午為鶉火七月巳為鶉尾八月辰為壽星九月卯為大火十月寅為析木十一月丑為星紀十二月子為玄枵舉人所見曰星論日月所會曰辰○愚按正月建寅寅與亥合二月建卯卯與戌合辰所會與月建合他做此○呂氏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曆創制立度治之法也○王氏曰少昊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重曆官如此堯世步占曰欽敬寅最為謹嚴及夏羲和合為一其官已略至周太史正歲年以

正官曰或和主曆家授時而已
而天官則外傳於堯舜禹湯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折未寅大寅青星辰鶴尾也
○折未寅大寅青星辰鶴尾也

下大夫為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為之其官益輕蓋創始造端推測天度非上智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始重終輕其勢然也○愚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羲和自掌四時作曆當是兩官紛紛之說不足泥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又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如今太史院春官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

分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

頌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嘗曆日月而迎送之意日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畫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也

纂疏

語錄古字宅度通用

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影以作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錢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求之日星鳥求之夜析因夷隩

非使民如此。民自如此。因者。因其折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擎尾至。鼯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平秩東作之類。只如今穀雨芒種節候耳。林氏依萬物作之作說。即此意。○東作是言萬物皆作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一類。非是。今民耕作。○楚詞註。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王氏曰。分命。使分陰陽而治之也。申命。使繼二仲而治之也。○孔氏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蘇氏曰。測候日景。以定分至。必驗之四極之地。非常宅也。○唐孔氏曰。居治東方之官。官在帝都。而遙統領之。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政。○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意。曾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為證。可補先儒之失。○孫氏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運轉。角亢至箕。東宿也。斗女至壁。北宿也。奎婁至參。西宿也。井鬼至軫。南宿也。四方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人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分至日初昏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四方之星各居其位。火東。鳥南。昂西。虛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考中星。以定四時。法簡而明。○唐孔氏曰。星鳥總舉七宿。以象言。星火。以次言。蓋指房心虛昂以宿言。互相通也。○張氏曰。南言星鳥。則東之蒼龍。北之玄武。西之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鶉火。西之大火。梁北之玄枵。可知。西言虛。北言昂。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皆互見也。○愚按。諸家皆以分命申命四節。為作曆時事。姑以羲仲言。使待春分之且。識出日之景。然後

安國云。因說老弱。因說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鄭玄云。夏。不。明。都。三。子。也。也。○賦。從。鐘。白。子。春。南。高。向。安。南。志。安。南。唐。唐。唐。南。文。也。李。為。象。郡。漢。初。南。越。也。也。武。帝。手。南。越。也。也。先。周。孔。揚。相。氏。云。交。交。日。春。秋。發。月。以。辨。四。時。之。敘。

作春曆何及乎。惟詩傳以為曆既成而審驗考訂之方。為可通。蓋乃命之初。既按曆象成法。以作曆至此。又恐或戾於法。而審驗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重之至也。古必以季冬頒來歲之朔。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

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

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

纂疏

語錄。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土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入敬致。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劉氏做曰。本言宅南。曰交趾。傳寫脫二字耳。○林氏曰。敬致。猶周官冬夏致日。左傳日官居卿。以底日。前天文志云。日有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三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

○唐孔安國曰天行之道非
實有容而日也送行欲過
之錢故錢為送也○全解程氏
謂表者平也秋稼將盛歲事
將畢民復安享歲之安心力平
矣安舒也

○考直云日出於東日入於西
其行黃道則斜繞東南西北
其北方亥子丑三辰日行不到
惟夜半然後轉至地下北方而
其尤景沈伏不能及照故曰
浴地下方象暈暗

入而名也。饒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纂疏

孔氏曰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申命和叔昧谷昧谷曰西則嶠夷東可知

申命和叔

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

幽鳥獸毳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

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幽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毳毛鳥獸生更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義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璧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於此

纂疏

語錄朔易亦是時候

王氏曰不言北而謂朔如月朔更始之意○幽都○孫氏曰幽都○孫氏曰幽都○孫氏曰幽都

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今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意古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法愈精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故也季通嘗言大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總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又言非是天運無定乃是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為數窄狹而不足以盡之耳○唐孔氏曰改易者謹蓋藏行積聚詩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幽室中隱與處也○王氏曰北方以位言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則草木歸根昆蟲皆有隱伏意故曰幽都○孫氏曰幽都○孫氏曰幽都○孫氏曰幽都

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暮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眾。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

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四。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纂疏

語錄天道左旋日月

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有甚星在表處。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此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義剛言伯靜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先生曰。此說不是。若云天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天為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來趨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是與日會。〇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

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為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日如何反行得遲於月曰正是月遲曆家是將退底度數為進底度數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日比天行遲一度月比天行遲十三度有奇曆家若如此說則算着那相去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算○問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中氣只在本月若躔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孔氏曰匝四時曰暮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節氣成一歲之曆象○唐孔氏曰四分日之一入六日內舉全數言之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正十一日弱也○穀齋沈氏曰天行速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一暮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吳氏亨壽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暮者一歲之足日歲者一歲之省日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天與人相接曷從而量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周天之數人間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周歲之數所不可知者天之度所可知者人間之日步之法必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然後日景復初即此而四分之則為四暮足日之數故因周歲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所以知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然果何從而界天為幾度畫度為幾分哉因日以知度因歲以

知天此不易之論也○陳氏普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而日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曆家謂日月右旋者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為右旋以背而為面也然苟不計天之進則是四時昏旦中星常不移矣無是理也說略見隋書曆志文公以為橫渠首發之蓋隋書之說略後人未有述之而橫渠首得其說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過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為一年夫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凡天之東西南北縱橫參伍與天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見日者數之本日數既定而在天在地無非其度也月行遲常以二十七度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度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註十月之交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其不及天日之度於日之不及天既多十餘倍則其與天日會者自速十餘倍此日之所以歲周而月之所以月周也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其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天以日為天故與天會而為歲功月於氣無與故其與天會者一無所用而僅以與日會者紀乎二十四氣之行日月每三十餘會而一閏兩閏之間謂十五十六會也但以晦朔弦望為度則漸違乎氣以晦朔弦望為度而閏以追之則雖暫違而常振以及之日月一會二十九日半有奇二氣之日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則中氣

必出一會之外入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月之中於此置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用之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望後半月起後月終前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起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月農桑之候常不失序而人與天常不相違矣十九年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五會與天日一十九會平等而無少不及故為一章也○金氏燧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氣盈不閏則立春為正月一日驚蟄為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為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合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不閏則只以三箇月為春三箇月為夏隨十二月為一歲累累皆然而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一月便合置閏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大略經三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推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為閏焉○玉齋胡氏方平曰氣盈朔虛之數一歲共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皆日之所以行而月之所不及者聖人於此置閏大槩以天與日會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者為主而為月置閏每歲還以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補月行不及日之數焉十九歲七閏是積十九箇月日八百二十七分總計二百單六日六百七十三分至此則氣朔分齊其年冬至定在十一月朔是為至朔同日而成一章也五歲再閏而五歲餘數只有五十四日有奇實無再閏蓋聖賢言閏有舉成數者有舉實數者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言於五歲內者聖經舉成數也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賢傳舉實數也聖人惟言成數學者必究實數始可與言閏矣又曰欲知日行速月行遲其迹有易見者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日晚再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之而墜矣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一日至十五日月望是日行進而遠至半月月行退而不及

亦遠半天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矣即語錄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也○董氏鼎曰天與日月之行自地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進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未嘗不順而左旋也○儒家論天道則云順而左旋曆家紀天度則云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次舍雖逆趨向則順以天度考雖成右轉自地面觀仍是左旋明於天與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矣○愚謂分命申命四節舉正於中也以閏一節歸餘於終也必於無中氣而置閏月以歸餘於終始可定中氣於四仲月而舉正於中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配周歲全日外零日亦有一日九百四十分中四分之一分該二百三十五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月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乃六時三刻弱也十二會得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積五千六百四十分以日法筭之當得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撥入來歲中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是一歲通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然經云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此一歲大歲之數也小歲大歲說本正義蓋今年立春至來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亦以當六日舉成數而言故曰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為一月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每一月三十日外添五時二刻者為多五日二十五刻故分屬之十二月中十二箇五時該五日十二箇二刻該二十四刻外僅剩一刻耳氣盈朔虛四字須勘破一年二十四

氣以三百六十日言外多五日有奇是以氣言則盈而多也有餘也是為氣盈
一年神二朔以三百六十日言內少五日有奇是以朔言則虛而少也是為氣虛
是為朔虛盈虛與易中消息盈虛同氣盈朔虛之積揆到無中氣之月即置閏
閏月前半月追補前月節氣後半月預借後月節氣氣候先後只爭半月不至
太過亦不至太不及然後四時定而歲功成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
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以處之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萬
世不能易之法也○呂氏曰釐王熙績二句乃
史紀堯因治曆明時而正官立功非堯言也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蘇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

也。嚚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纂疏：若時至篇未皆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朱再舉而驩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問：先稱朱啓明後又說他嚚訟如何。曰：今暗味底人解健訟否。惟是啓明方解嚚訟。○孔氏曰：誰能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呂氏曰：君子因啓明以為善。小人因啓明以為惡。朱蓋有才而不善用之。○愚謂：溺愛者不明堯深知子之惡至明也。史記載：帝曰：嚚咨若予采。驩兜堯云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公也。

帝曰：嚚咨若予采。驩兜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事采

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纂疏：語錄方鳩僝功語未可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此篇出於伏生。便有此等。處亦未灼然知僝功為見功且依古註說。○愚謂：四凶之二。帝曰：咨四岳。堯已燭其同惡未及罪之舜受禪長惡不悛故卒誅之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

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

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數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倖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圯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倖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

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成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纂疏**。語錄。四岳管領十二牧者。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堯欲異以位不成。是與四人。問堯既知鯀如何又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只執拗。自是所以楚辭說鯀倖直以一身他治水。必有不依道理處。弄了八九年。無收殺故舜殛之。○孔氏曰。異已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呂氏曰。鯀非無才。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所無事耳。惟欽可治其病。鯀不能用也。堯時天下皆君子。惟此三小人。故書之。乃春秋常事。不書之意。○陳氏大猷曰。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鯀非無功。但不成耳。○陳氏經曰。聖人觀人。觀其心術。不觀其才。朱之啓明。共之僇功。鯀之試可。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不正。才適足為為惡之資耳。**帝曰咨四岳朕在**

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
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聞
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
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
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

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水之北。使為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纂疏**。語錄。我其試哉。至降至於虞。乃史官之辭。帝曰。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是也。若如此。看解亦自分明。釐。訓治。釐。降。只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孔氏曰。以女妻舜。以治家觀治國。○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張氏曰。刑謂以身儀之。如詩刑于寡妻。○曾氏鞏曰。烝如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上達化而孰之。使不自知也。○呂氏曰。烝烝有熏灌意。如甑炊物。薪然不繼。則氣息不騰。烝烝之功。間斷不能熟物。火既不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嚚傲之間。彼

書集傳卷一

為惡之力。日日不已。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力量。安能勝之。舜已居父母兄弟之至難。堯又置之天下尤難之地。平常俯育易分。仰事之力。况頑嚚傲之間。以驕貴之二女處之。此天下之至難。舜無難焉。使惡者不至於惡。而貴者忘其為貴。非至聖孰能之。堯典一篇。始終莫非欽敬。始曰欽明。終曰欽哉。中曰允恭。欽若敬授。寅賓。寅饗。敬致。往欽。詩詩言之。尤一書之綱領。不但一篇之綱領也。陳氏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間。而盡其道固難。使二女處焉。而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已同德。安能如此。二女其亦舜之儔歟。

舜典

今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篇。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云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纂疏

程子曰。舜典篇末載舜死。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

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纂疏

語錄。濬哲至允塞。細分是八德。合而言。只是四事。○玄德難曉。書傳中無言玄者。今避諱以玄為元。甚非。如玄黃之玄。本黑色。○孔氏曰。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上下。○程子曰。此八事也。凡論聖人。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玉之美。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為寶矣。○陳氏經曰。重華協帝。如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約而同。自內形之外。則濬哲之發。所以為文明。由外本乎內。則溫恭之實。所以為允塞。○王氏炎曰。濬哲存於內。發於外。則為文明。溫恭形於外。根於內。則為塞實。此則光華之所從生者也。○愚謂舜德之光華。與堯德之光華重。故曰重華。舜繼堯曰重華。如武繼文曰重光。濬哲至允塞之盛德。自其光輝莫掩言之。則曰重華。自其幽潛未見言之。則曰玄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日章同意。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

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

論衡云... 帝曰格...

官也... 帝曰格汝舜... 位舜讓于德弗嗣... 正月... 受終于文祖...

曰如上... 玉衡以齊七政... 璇璣... 璣... 衡... 璣... 璣...

此... 天... 地... 人... 神...

書集傳纂疏卷一

本... 作... 玉... 璣... 璣... 璣... 璣...

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部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而下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機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機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

纂疏 語錄孔註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異聞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書正義璿衡處說天體極好先說箇天看得此亦可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徐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愚按正義傳已采之但略節○林氏曰璿運轉

東漢書禮樂大於分惟天...
○夫子曰編戶是天子之名也...
則不可時也非是也

○禮記注云相與並節為祖...
者祖也夫者地也

衡下望之以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轉璿窺衡兩不差焉故曰以齊其有不齊乃陵歷闕食盈縮犯守者也璿之所見皆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璿則為異矣日月五星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故曰七政○陳氏經曰七者在天之政也君為天與日月星辰之主君有缺政則日月薄蝕星辰變動安得而齊意與欽若曆象同○真氏曰舜初攝察璿衡以撥七政如人子事親候伺顏色惟恐少拂於親心此舜事天之敬也○唐孔氏曰說文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其別稱璿衡俱飾以玉史之立文猶左氏瓊弁玉纓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辭音俾股也股者表也其治始於包羲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蔡邕云即蓋天也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太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宋太史丞錢樂鑄銅儀遷長安今在太史

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 禘

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於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

質祭 語錄六宗古註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祭即祭法帝次六宗次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問張髦之說曰古昭穆不盡稱宗惟宗有德至唐廟盡稱宗不可為據○王氏十朋曰肆遂也因前事而起後事之

江河奔注
國語稱意以

辭。鄭氏曰：泰昭昭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理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讀為禳祈，卻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為崇，幽崇星壇，雩崇水旱壇。蘇氏曰：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但鄭玄曲說，改宗為崇，不可信耳。輯五瑞。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圭，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各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問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

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纂疏語錄問：恐是王畿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不數日諸侯皆至，如此之速。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合，而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合，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合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審而正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夏氏曰：以物信，則曰物，以言則曰瑞，以言則曰瑞。安國曰：泰昭昭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理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讀為禳祈，卻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為崇，幽崇星壇，雩崇水旱壇。蘇氏曰：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但鄭玄曲說，改宗為崇，不可信耳。輯五瑞。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圭，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各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問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

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纂疏語錄問：恐是王畿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不數日諸侯皆至，如此之速。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合，而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合，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合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審而正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全解云：禮記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合，而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合，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合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審而正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或曰：禮記不見禮記經文，按安國孔疏云：字知出何，晉王肅注同。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圭，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各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問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

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纂疏語錄問：恐是王畿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不數日諸侯皆至，如此之速。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合，而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合，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合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審而正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音尺云六器六設不設該五
字

音尺云六器六設不設該五
字

音尺云六器六設不設該五
字

朱子云是牧豎監守巡守之
義並行不悖奈天明諸侯
巡撫之皆在其中年○又云
唐虞時以春山為南岳五
岳亦非是年住一處然
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四
則到方境一會諸侯亦
可周禮有此禮

觀皆執此贊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執，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於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於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纂疏** 語錄：巡守亦非舜創，此制蓋亦循襲將來黃帝紀亦云：披山為句，漢郊祀志亦云：協時月，正日，只是合同其時月日耳。非作曆也。每遇巡守，凡事理會一遍。此段有錯簡，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贊為復。問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末後載歸格藝祖，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四岳惟衡山最遠，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岳。林氏曰：律之十二，又生於曆之十二，前律曆志云：推曆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曰修。陳氏經曰：時月，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先言復自方岳返也，後言歸至帝都也。春秋書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自彼返也。書季子來歸，至國都也。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鄭氏曰：羔取其羣而不失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呂氏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也。○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巡守，巡守所以維持

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時巡察作新之，豈能久而無弊哉。○呂氏曰：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臣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事。**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

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纂疏** 語錄：巡守是去回禮一番。○孔氏曰：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諸侯來朝于京師，以庸表顯其才能可用也。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采菽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皆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肇始也。十二州以車服之證也。肇，始也。十二州，

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荆豫青雍幽冀并

音通云古指高洛水溢
朱子云全集作古者中用
之地
音通云冀東之東
自取方以正北曰青州
山鎮曰恒山朱子語注云
分冀州西為并州而冀
云并州左有恒山之險
大河之固則在冀之西

音通云古指高洛水溢
朱子云全集作古者中用
之地
音通云冀東之東
自取方以正北曰青州
山鎮曰恒山朱子語注云
分冀州西為并州而冀
云并州左有恒山之險
大河之固則在冀之西

陳氏曰禮言五刑九
州皆帝居言其有九州則
以前九州耳至舜之世
設居之者有十二州
後之序也

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吳氏曰
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汎記舜所行之大事
初不計先纂疏語錄仲默解書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先生曰也見不得
後之序也但後面皆只說九圍九有不知甚時又復并作九州○唐孔
氏曰爾雅無梁青而有幽管孫炎以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是殷制○劉
氏貞曰帝都莫莫北接狄而其域大分莫為幽并以此二州捍狄所以壯帝畿
之翼衛也○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分九州為十二州○呂氏
曰禹治水嘗濬川今復濬之安不忘危也川不言十二師則舜世分九州為十二州審
按舜即位之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舜世分九州為十二州審
矣左氏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至夏禹之世又并十二州為九
州亦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
元惡大慙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
去如下文流放竄逐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
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
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
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
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皆災肆赦者皆謂
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

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象如天

全解孫氏曰欽哉王恤哉
言其哀於恤之至也
以為辭語非也此說為是

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
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
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
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
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
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行有流宥而無金贖尚禮
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
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纂疏語錄象者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為五刑之狀亦可此段極有條理又
象者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即墨至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一
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流宥五刑
者犯此五刑而情輕可恕則流以宥之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鞭作官刑
此官府之刑如今鞭撻吏人周禮治胥史鞭五百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學官
之刑猶今之學舍撻楚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
許用金以贖罪也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
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所以寬鞭扑聖
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當然而無毫釐抄忽之差所謂既
竭心思繼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
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贖五刑起周穆王古贖刑贖鞭
扑耳夫既已殺傷人又使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殺傷人無辜被害者何大
不幸也且殺人者安居鄉里彼孝子順孫豈肯安於但已乎所以屏之遠方彼

此兩全之也。○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以寬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鞭作至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金作贖刑者使入金而免其罪以贖犯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皆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欽哉至恤哉者則聖人畏刑之心。閔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刑之有不當。雖已得其情。猶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詳此數言。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施於人者。嘗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被酷者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情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情之輕者。乃得於此。施其不忍。嚴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必或淫或盜。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又得還鄉。復為平民。則被害者之寡。妻弱子。將何面目見之。而此幸免之人。了無所傷。又將遂其惡而不悔。所以必流以宥之也。若鞭扑之刑。雖刑至輕。而情之輕者。亦許入金以贖。而不忍輕以真刑加之。意亦仁矣。然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宥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欽恤刑之旨。則常貫通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或者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贖。鞭扑乃不忍而始為輕刑。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乃不忍於殺傷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傷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

程子高古之才。豈可用堯舜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救其不善之心。堯舜亦不憚而諫之。及堯舜之於夫之中。而舜之位。則其才始懷憤怨。不盡其才。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惡而誅之也。

之偏倚。失正明矣。又謂周穆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亦不察夫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穆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漢宣之世。張敞以兵食不繼。建入穀贖罪之法。初未嘗及殺傷與盜也。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帝世之隆。而以為是為得哉。若穆王之事。始必由巡遊財賈。末年無以為計。為此權宜之術。以自豐。又託於輕刑之說。以干譽。夫子存之。蓋以示戒焉耳。右象刑說。辨鄭景望輕刑論。多有人解欽恤為寬恤之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乃矜恤之恤耳。○問五刑。吳才老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曰。此是亂說。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鯀為三苗。檮杌為驩。語錄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殛鯀。羽山。想緣堯舉舜遜之位。故不服而抵罪。在堯時。其罪未彰。○孫氏覺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林氏曰。四罪當在洪水未平前。巡守肇十二州。當在禹平

水後史因言舜恤刑遂舉四凶事繫于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遂謂堯不能去不知舜去四凶乃在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王氏炎曰四罪所謂流宥五刑也四人得二十有八載帝乃罪先後不同史因言舜用刑故此事屬辭書之

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於天故

曰殂體魄歸於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

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

八音堯十六即位又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

計百單

纂疏
語錄林氏解殂落云魂殂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

一年

此言天下哀慕之情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

非言喪服之禮也

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

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

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

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唐孔氏曰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四方也

恐遠方有所壅塞今為已悉聞見之○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觀岳牧初即

位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識莫先焉○愚謂自此至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

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闢賢路廣視聽詢之闢四門有以天下為一家之氣象

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

天下為一身之精神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

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

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

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

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纂疏
語錄柔遠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帖服之意○孔氏曰柔安言能

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蘇氏曰能如不相

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呂氏曰難非特去之常有戒懼之意○吳

氏曰任古文作壬以孔壬觀之可見○愚謂重民食一遠近親君子遠小人則

內治舉而外夷服欲州牧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

曰俞汝往哉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

○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

○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

○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

○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考通云在位七十載該八十六年

升舟曰

書集傳纂疏卷一

十一

○陳氏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象子與公
之貴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
之教之道莫大於成其禮而
大字之表而此命發乎之也

寅直清所以行其禮也。○葉氏曰天秩之禮天下莫不宗焉故曰秩宗或曰宗
如宗主天秩之禮此官實主之。○陳氏經曰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
無時而不直清也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愚謂九官惟百揆秩宗
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神明之本也敬則能直內直內
則清明在躬敬其本而直清敬之驗也。禮。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
敬而已既戒以寅尤勉以欽丁寧至矣。

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

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曹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
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

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
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
而戒禁之也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
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
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
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
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
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

○音教成均周禮詩言志也
師訓其音大司樂掌成均也
一云詩言志大司樂掌成均也
其通禮可法名曰音通成均
古疏成均五帝時名

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
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
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
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
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纂疏。語錄直寬本自是好但濟以溫栗
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則盡善剛簡微覺有弊故戒以無

虐無傲所以防其失也所以特與分明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蒙上
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立言之意自可見
問欲養其德性只是詩言志至律和聲曰然諷誦歌誅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
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
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孟嘉
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八音克諧至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
事又是一節。○古以樂教胥子緣和平中正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
宮商角徵羽五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之類
不可亂其倫序也。○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有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
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
下腔調子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先以樂去
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
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非
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道
夫問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
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

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其餘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鍾為變宮。時黃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先生曰。然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為妙。○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如破竹矣。○管有短長。則聲有清濁。黃鍾管九寸最長。應鍾管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禁忌。臣凌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為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通典載此一項甚詳。○夏氏曰。直溫以下。周禮所謂樂德。詩言志。至和聲。周禮所謂樂語也。○林氏曰。作樂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所以生。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形之於樂。洪纖高下。不可無法。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是也。○陳氏經曰。直溫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和聲八音之分。單出者為聲。雜比者為音。○薛氏曰。八音克諧。翕如純如。無相奪倫。皦如也。○陳氏大猷

曰。諧是眾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愚謂。帝者立教。始見於命契。命夔。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正謂此也。歌永言。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宮商角徵羽五聲。依傍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聲也。黃鍾為宮。則某為商。某為角。及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宜為圖以明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是左旋。隔八管而相生。黃鍾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太簇。為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三者。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管則餘分之數。細碎難言矣。太簇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倣此。以至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為宮商角徵羽。假令黃鍾為宮。則相去一管。而太簇為商。又相去一管。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二管。而林鍾為徵。又相去一管。而南呂為羽。羽距黃鍾之宮。又相去二管焉。相去一管。則音節和。相去二管。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詳見律曆志。律呂新書等。樂之功用。其感神人之和。如此。則其教胃子。而陶寫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宜哉。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眾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

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人之行納言如今之門下審覆○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令給事中朝廷詰令先

過後省可以封駁○陳氏經曰讒人無世無之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猶所

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孔氏曰出納朕命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

下○愚謂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在於允當如後世批勃

之官庶於朕命二字明順○胡氏一柱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謹審之善

者宜出否者繳納如後世封還詞頭在我者既允信何憂讒說得入哉○王氏

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

以弼教故次命皋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亦備

矣然後及動植故次命益民物如此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

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賢萃功成苟讒說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墜故

未命龍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人○帝曰咨汝二十有

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答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

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

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大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

垂命益汎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

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

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汎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

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

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容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

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

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

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功○陳氏大猷曰昔當敬以趨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

為天之事則一故提其綱總戒之○愚謂益嘉言見其書者多禹皋之亞也觀

○此氏每曰天功故考曰天
工人亦用力曰天功

語錄珍
行是傷

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

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

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

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

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

都猶頑不即正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

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算䟽 唐孔氏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陳氏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

不肆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隨時之義

也○夏氏曰此一音如字三苗國在南遷北之如周遷頑民此不與上文相連

書集傳纂疏卷一

二十二

○王氏炎曰害治者不過三苗分北之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

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

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雲徂平

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

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

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 纂疏 語錄舜生三十徵庸數句只依

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纂疏 古註點自好○孔氏曰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經世書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一百一十年○司馬氏光詩虞舜在倦

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愚謂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

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敘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無事

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舜惟得聖賢

之臣以其為故終身可恭己而無為也陟方猶言升天一方○董氏鼎曰舜重

華協帝與堯合德而夫子稱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不無小異者堯為治無

迹蕩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若無與故謂之君今於舜典可見自徽

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為司徒百揆四岳未為君時也自受終至

遇密是攝位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事亦未為君也自格文

祖然後即位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舜方攝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

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之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

以激勵之外此不復以身親為五十年間有天下而若不與非得為君之道而

然歟攝政以前可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見君道之逸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君臣之道一乾坤也夫子以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

君哉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 篇所以備二典之未 纂疏 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陳氏大猷

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 曰序言禹成厥功指禹之實也書名

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愚謂諸

臣惟禹稱大者堯曰大哉堯之為君舜曰大舜有大焉舜繼堯稱

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三聖 相承皆以大稱豈諸臣比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祗敬

也文命敷於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者是也史

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如下文所云也文

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 纂疏 孔氏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

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纂疏 舜○林氏曰祗承于帝當與下文曰

曰揚子云言身身篇云雲祖于方雨流乎謂註云祖往也方四方也

政乃又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

字相繼讀陳謨以敬承于帝舜謨

二一四

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纂疏語錄自克艱至來王只是一時說話○陳氏大猷曰君臣克艱乃政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愚謂後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敏德政非徒政政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於共政君臣精神心中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人知政又而感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者矣

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

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

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殫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纂疏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陳氏經曰言罔伏至咸寧此時堯若可以自足而猶稽眾從人不虐不廢堯之心不自足也使自以為足安足以為堯哉夫子以博施濟眾安百姓為堯舜猶病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程子曰苟謂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即此意○呂氏曰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言有當於心以為信如此也嘉言以下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堯之時克克此艱也○真氏曰知為君之難易真知而能盡其道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主謂言

已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於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堯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賢不遺而萬邦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眾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易虐廢者不虐廢之皆自克艱一念為之也○愚謂舜惟本有克艱之心故深信禹克艱之謨允若茲深信其當如此也惟帝時克以克艱歸之堯惟堯能如此謙言已未能如此也公孫尹問浩氣孟子曰難言也程子謂觀此一言則孟子實有是氣可知今觀舜斯言則舜真能克艱亦可知矣王氏曰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今按定公問一言與邦孔子對以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為天下君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

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纂疏語錄都美辭也都君子之居鄙野人之居故古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謂野為鄙美為都○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薛氏曰聖神武文即廣運之所發○陳氏大猷曰廣如天之無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

文如天之春生秋殺聖神自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顯於可見者言之知天德則知帝德矣○真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命益勉舜全在廣運二字○愚謂美舜之說出橫渠傳辨之當矣廣聖德之全體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即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

者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

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纂疏語錄書中迪字或解為道以逆對

迪可見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維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傲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

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

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

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纂疏語錄當無虞時易至失法度遊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矣可不戒哉知戒此則當任賢至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至從己之欲也

也○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此一段先說傲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未有可虞之時必傲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遊逸淫樂矣若無傲戒底心欲不失法度不遊逸淫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謀可疑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

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方能罔違道以求各罔拂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呂氏曰此益又言克艱之目也○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猶知傲戒無事之時明主

猶或玩弛自罔失法度至無怠荒皆無虞時所當傲戒者人心傲戒則強立而清明清明則執則嚴逸樂哉是非辨此心卓然立於事物之表足以宰制事物

而事聽命於人心玩弛則頹放而昏塞昏塞則法度廢嗜慾肆邪正亂此心墮然屈於事物之下而事物反役乎此心矣○林氏曰無怠荒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舜大聖人益所戒猶如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矣○愚謂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實一時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因言廣運以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逆凶戒舜故益因禹曰於帝盡言畫一以戒舜知此則以廣運一節為美舜者其非明矣

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
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
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
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
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
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
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
逸居而無教故謂之傳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
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
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
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
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勸之如下文所
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
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强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
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忻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
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
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葛氏曰洪範五行
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為其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纂疏

語錄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納火禁焚萊木如斧斤以
時之類皆惟修之義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妄用○
問戒董勸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敘可歌想
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九功惟敘止勸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
本韶樂只是和而已功以九敘故韶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唐
孔氏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克為次陳氏曰
五行相克正洛書之序此亦禹則洛書之一端也王氏曰政莫要於養民六府
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導猶之蓄井之
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
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萬物
土之修也播種有宜擇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
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
而後教也以正德為先三事之序也織紵而衣耒耜而耕釜斲而鑿資六府以
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
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呂氏曰正德以利用厚生所謂日用
飲食編為爾德也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張氏九成曰戒用休若周禮
大比典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出屋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陳氏經曰人情始勤終怠安能保
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者有休美則心有所慕董以威使知怠者有刑威則
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故勸以九歌感
動於自然非有勉強矯拂將樂事勸功而忘其勞斯可使九功永久不壞也○
吳氏曰勸以九歌如周禮州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與

夫為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乃古遺制之猶存者○呂氏曰俾字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九功既敘盛也戒董勸俾勿至於壞使之盛而不衰也俾云者財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聖人無窮之心也

二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

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纂疏**林氏

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陳氏經曰府者天府事者人事○呂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帝曰格汝禹朕宅帝**

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

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

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

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

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纂疏**

語錄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舜命禹宅揆禹讓稷契皐陶今不及稷契意至是二人已不存矣○蘇

氏曰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稷獲皐之種德也遠沛然如時雨之降民被其澤懷之宜也○張氏震曰禹所遜獨皐者孟子論道之傳亦曰

若禹皐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為已憂書稱三聖稽古獨以皐繼之揚雄論絕德亦曰舜以孝禹以功皐以謨可見禹之外未有能先皐者也○陳

氏經曰皐所掌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

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

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

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

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

美以勸**纂疏**唐孔氏曰無有干犯我正道者○林氏曰刑非期於刑人以輔勉之也

無用此聖人本心也。臯能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不知有臯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為能，其官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又期於無刑焉。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為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為善矣。出刑則入於中，中可以兼正。罔于予，正趨中之漸也。陳氏大猷曰：明五刑，智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意也。協于中，不犯正，不待論也。中則無不正矣。臯陶曰：帝德

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之恐失于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彊過而得行

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于其上蓋不敢當其美之

纂疏

語錄觀帝德罔愆以下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意而自謂已功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

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惟輕非姑息功疑惟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嘗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德洽而自不犯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欲輕之之理。王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奴佃殺主亦不至死。○孔氏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呂氏曰自以簡下皆舜好生之德。此章苟無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呂氏曰必刑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也。見聖人好生不偏處過于姑息反所以害仁。○陳氏經曰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為中。○吳氏曰與其二句蓋設詞以形容好生之德。○陳氏大猷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曰好生上好人之生人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愚謂舜以無刑為臯之功臯原所以無刑本帝好生之德而不敢以帝曰為已功舜欲遜禹禹欲遜臯臯時皆在帝前數章相聯皆對面語也。帝曰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

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

大焉。帝曰來禹降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
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汎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于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于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纂疏 呂氏曰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於人已信之後人纔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之能者忌之媒功者爭之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起天下不爭之心臣子所為初無分外之事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曾嘗以曾子為過乎分外蓋以所當為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責耳尚何矜伐之有如禹之事皆禹所當然故自不見其為功能也○王氏曰矜有執持意伐有夸大意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能

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愚案通曆曰禹不
貴尺璧而重寸陰語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克勤儉之實也 **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法并而傳之其
纂疏 朱子中庸章句序見于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常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反復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語錄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曰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

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人亦有人心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
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形氣是私有底物不比道公共危亦未便是不
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道心者人心之理惟微者有時發見些子有時又
不見了惟聖人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只是此
一箇心之靈其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自人心而收之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喜怒哀心也喜過而不能禁怒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所使也須是喜所當
喜怒所當怒乃是道心又如飢食渴飲須是飲食所當飲食乃是道心若飲盜
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
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飢食渴飲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
心只在道心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
人心相似只要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道心雖先得之然被
心隔了一重故難見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
只見那邊利害之私道心便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
皆道心也○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
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須知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聖人
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則所
在無定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人心未為悉皆邪惡亦未為便至凶咎
但既不主于理而主于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所以為危非若
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據依也故必致精一之功使公
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
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人心是血氣和合做成嗜慾皆從此出

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察之
精而守之一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一是專一守著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
于犯○這二者也須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惟精是要揀得精
惟一是要常守得固有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
○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見孺子而怵
惕皆是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人心欲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
之心其端甚微精字是脉縫上見得分明一是守得徹頭徹尾如顏子擇中庸
是精服膺勿失是一精一是舜教禹做工夫處此自堯舜以來未有他議論時
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后次第皆宗之中庸擇善即
惟精固執即惟一博學至明辨皆惟精篤行是惟一明善精也誠身一也格物
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
是失此○若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身而後道心始明人心是有知覺嗜
慾者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耳道心則義理之心可為人心
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如飢渴欲飲食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
食有不可食如子路食于孔悝此不可食者當使人心毋聽道心之區處方可
耳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陸
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
以為安耳此言亦自是○人心易得走從惡上去所以言危微是微妙亦是微
昧精一是兩截工夫辨別了又須固守不辨別得固守箇甚麼辨別得了若不
固守則不長遠○問堯舜禹大聖人執字似亦大段喫力曰聖人固不思不勉
然使聖人自有此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中只是箇恰好的道
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人心道心精一三句是執中以前事惟精是別得不雜

惟一是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說中之體○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虛靈是心之本體○問生于形氣之私下私字何也曰飢飽寒暖之類皆生于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真氏曰或疑形氣之私曰私猶言己之所獨耳如私親私恩可謂之惡乎問六經曾有謂私非惡者否曰遂及我私言私其縱以惡言之可乎○愚謂人心道心雜然發見惟在精以察之於人中別其孰為道心復一以守之純乎道心而不搖奪於人心使察之不精則誤認人欲為天理矣守之不一則天理又將搖奪於人欲矣精一既至人心常聽命於道心人心之發皆道心也惟孔子之從心所欲足以證此心所欲人心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于矩度非人心皆道心而自合于中乎非道心之外他有所謂中中即道心之流行於日用間而無過不及者也又案語錄云虛靈是心之本體則可見知覺是心之發用所以中庸序云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先兼體用言下云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單指心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于古弗詢者不咨于衆用而言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汎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纂疏 陳氏經曰勿聽勿庸所

可愛非君可

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

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

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

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愚案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于堯之四句一一為禹言之中間增有十三句令義理益明儆戒益至耳合堯曰禹謨而觀之可見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

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

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

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莫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

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

汝可以謂此元后之位也纂疏王氏曰木幹曰枚枝曰條枚有條故數物氏曰命龜今龜也○王氏十朋曰古以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與後昆同○夏氏曰卜汝已吉豈有更卜他人而重吉者習重也如習坎為重險○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以己心為主

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且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勲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誓自唐虞時已然禮

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感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

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纂疏**陳氏曰時薄海內外皆迪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猶弗率故征之○

孫氏曰指其君長曰有苗兼君民言曰苗民以種類言曰三苗**三旬苗民**

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月苗頑猶不聽服

也贊佐届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

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感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

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纂疏**陳氏曰時薄海內外皆迪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猶弗率故征之○

孫氏曰指其君長曰有苗兼君民言曰苗民以種類言曰三苗**三旬苗民**

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月苗頑猶不聽服

也贊佐届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

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於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矍矍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于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于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插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

纂疏 語錄舞干羽之事想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禹自會此理聞益之贊心領神受如曾子之唯即班師而還其從如響干羽舞階間暇自然非故為如此而有苗自格此如春風流暢寒谷草木終皆發榮也

○唐孔氏曰益贊禹修德而帝誕敷文德可見君臣同心武舞執干文舞執羽

○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林氏曰此史臣形容舜禹盛德不用兵戈以服苗惟優游敷德而苗自至非謂班師而歸舞于兩階以是為敷文而冀苗之格也○愚謂禹不滿假不矜伐如此益猶以滿損謙益言蓋勉以乾乾不息之誠也又三致其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感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

之幽而誠可格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宜其終不煩兵而自服也○董氏鼎曰禹有萬世永賴之功又有大關萬世君道之謨非同列所得而先也況此篇所紀又有授受傳心一大事百聖道統萬世道學在焉安得不以繼二典而冠三謨哉前一截皆發明究竟克艱之旨後一截皆紀述授受之事前之綱領在克艱後之綱領在道心精一人君能得精一執中之傳則知性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宇宙內事即職分內事而於克君道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必勉而能然者矣

皋陶以智

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

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故楊雄曰

為帝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

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兪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皋陶

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案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數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纂疏 語錄問允迪至弼諧是稱皋陶曰若稱皋陶則下句禹曰俞為何所見俞耶此八字皋之言禹善而問之故皋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言皋之德諧字下別有皋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下文謹身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皋陶底語謨是為人主謀謨弼諧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蘇氏曰虞世而謂禹皋為古者自今以上皆為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於夏時禹曰俞上當有缺文○林氏曰迪啟迪也如迪上言臣欲允信以啟迪君德謨必貴明弼必貴諧皋與禹語於帝前欲與之以此事舜也○呂氏曰史言皋之為人德而有言皋以謨開實本於德故指其所本以示人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自修身出故慎於修身必思永長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李氏舜臣曰皋謨發端曰慎厥身修一篇之要領也取人以身修身者知人以安民之本也○陳氏曰九族宜厚厚之也有次序不至為夷子之二本也禹皋同列之際無非真情實意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弗之善之在人猶在己故聞言而拜不為諂善之在己猶在人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陳氏大猷曰治無二本邇可則遠在此矣○王氏炎曰皋謨有三修身知人安民是也而修身為本邇者既可推之國與天下無不可者其本蓋在此也本焉在修身而已矣○真氏大學衍義以克明俊德章為首此章次之謂皋陳謨首以謹修其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為

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致其謹慎思悠久而不息然後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乍作乍止矣後之主有初鮮終由不思永也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九族必篤敘之使均被吾恩眾賢必勸勵之使樂為吾輔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祖於此歟○愚案允迪二句孔氏亦以為皋之言迪德之君則臣言易入故謨易以明而弼易以諧皋欲君迪德以為己陳謨之地也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歟二字盡齊家之義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

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言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奸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

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纂疏陳氏大猷曰君道在知人安民知人

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纂疏而後能安民又其序也○陳氏曰咸

若時謂悉如上所言皆是也○孔氏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張橫渠

曰帝謂舜也○林氏曰舜既罪四凶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為惡未嘗忘憂

畏也○真氏曰孔壬古註以為甚佞介甫謂其包藏禍心蓋以壬為姪姬之姪

胡氏非之謂此訓將以腹非罪人蔡氏仍祖其說不若從孔註為長○愚謂此

處言帝但當指舜與帝德廣運不同彼上文惟帝時克舜方美堯故益承其說

美堯此禹臯言於舜前舍舜言堯何所因耶禹於克艱真知灼見知人安民之

不易故吁以歎其難謂兼盡之雖舜猶難也其難之即猶病諸之意知人則必

哲始能官人安民則必惠始黎民懷二者之難可知矣果能哲而且惠則哲以

知人何憂免之黨惡惠以安民何遷苗之害民知人視安民猶重故申言又何

畏乎巧今孔壬至此則前所謂難今何憂何遷何畏不見其為難矣非禹深知

克艱之理孰能發明至此纂疏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

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

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

常吉哉纂疏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

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

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

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

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

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

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纂疏

語錄載采古語不可曉據文勢解之當云汎言人之行有此九德若言其人

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註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是也○九德分

得細密○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鬪合將來○舜論直溫寬

栗及臯陶九德皆是反氣質之性○蘇氏曰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其德論其

德則曰是德也有其事載采歷言之也橫流而濟曰亂才過人而可濟難亦

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每患恃才而不敬○唐孔氏曰愿者朴謹失於

外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失於內心故言敬恭在貌敬在心剛是性強是志○真

氏曰九德指氣稟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體無所偏也○劉氏正一曰常

人吉士一也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

也一說吉福也彰用常德則為天下福○葉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

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愚謂人之德性本無不善而氣質所

稟鮮有不偏寬弘者易失之縱緩故能莊栗乃成一德餘皆然也自寬至強皆

稟賦之性自粟至義皆變化之功能以此九德觀人則一德之成不成眾德之

全不全皆可知而知人之道盡矣氣質之性其意已根源於此但未說破耳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

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成也

纂疏

德六德之人如孝經說諍臣之道

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為限也○葉氏曰臯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夏氏曰浚濬通治而深之謂○王氏曰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林氏曰百工之事各得其時○胡氏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司空相阪隰以撫土辰秋為徒杠春達溝渠以撫水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惠順木辰也後放此○愚案日宣日嚴作賢者自修出古註蔡氏用之作人君用人語錄是之與翕受意協君之用賢當隨其德之小大而酌其任之小大有家視邦為小故三德而足有邦視家為大故六德而足朝廷視有邦尤大故全德全才受而用之後又即全德之全才也朝廷之治大關天人故於用九德詳言之而要其功用之極焉惟時訓理之是古註說

書中惟時如食哉惟時惟時亮天功惟時惟幾皆天時也况撫五辰分配四時正與天時意脈相貫無教逸欲有邦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

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今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纂疏

通書曰動而未形有無

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孔氏曰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當戒懼萬事之微位非其人為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欲生治功墮矣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否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幾微而圖之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天下事無一不出於天不自為代人代為之一官曠一事缺矣天工人代一句結上文以生下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

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
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
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
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
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
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眾共
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纂疏

語錄許
多典禮

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冠昏喪祭之禮與
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旗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
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只是略扶助之而已德之
大者賞以服之大德之小者賞以服之小罪之大者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罪
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
懋哉懋哉○陳氏大猷曰此下言安民之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中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
福善之天制九章至一章五等之服以章其德戾是中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
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墨至大辟五等之刑以威其罪賞罰政事之
大者當勉勉而不息也典禮教化也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
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否則將失其當烏能與天

無間哉至是則君師之道代天理民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天工人代之意○
孫氏曰典禮教也服刑政也教之而善則服以章之教之不率則刑以懲之○
蔡氏元度曰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
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註衮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
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繡六曰藻七曰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紵以
為繡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以華蟲為首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雖謂宗彝也宗彝為首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衣一章裳二
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虞制雖未必盡同大略當然○馬氏曰周
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者此耳○愚謂典者人
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我謂君也五典五禮已解見舜典勅正自我即
天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醇厚也傳典如言
厚人倫禮者天理之節文天所品秩本有此禮也自我即天秩之本然者而品
節之然後有禮別而為五禮始用此五者於天下也蓋典禮本於天命之性
也雖有敘秩之次然猶在渾融之中典禮醇厚於君修道之教也理一者品節
而為分殊於是渾然之有別為燦然之五惇於聖人而倫紀厚庸於聖人而禮
教行然未嘗以一毫之人為求加於本然之天也吉凶軍賓嘉之五禮行於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人倫之中所以維持五典者也衷即典禮之具於人性
者君臣同寅協恭以為醇厚庸禮之本然後能和斯民降衷之性也同寅協恭
與政事懋懋皆當合君臣說大者為政君所建立小者為事臣所奉行皆君臣
同盡其責以終上天工人代之意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

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

纂疏

語錄林氏謂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如何曰林說是明畏言天之

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威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林氏曰馬本作天明威古文作民明畏威畏古字多通用○唐孔氏曰天無心以民心為心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意○陳氏曰有土之君敬而不忽乎民是即不忽乎天使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為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安民之謨所以必推極於此歟○王氏炎曰君民而敬心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真氏曰武夷胡氏嘗舉天敘至有土而曰皐陶之學極精粹

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

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纂疏

林氏曰左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註襄成也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

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攷

攷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兪師汝昌言

攷攷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攷攷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汎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弱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也輻史記作橈漢書作輻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標史記作橋漢書作楫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埋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汎濫瀾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眾鳥獸魚鱉之內於民使

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
 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
 大言澮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
 次澮澮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
 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
 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
 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
 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
 已師法也臯陶以**纂疏**蘇氏曰禹曰俞何言亦猶臯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
 其言為可師法也**纂疏**日孜孜亦猶臯之思日替替襄也皆相因之辭○愚
 謂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之昌
 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臯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
 人也思日孜孜力行不倦勉為善於已也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
 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舜禹之所以聖以此也禹因述治水之勞以
 寓警戒蓋欲君臣間常如洪水未平時因前日之已孜孜者而日益孜孜以保
 治於悠久非自稱其功而已他人以言為言禹述躬行以為言宜臯以其昌言
 為可師亦知其警戒之深意矣○唐孔氏曰益為虞官烈山澤進民以鮮食水
 所獲也弃為稷官掌畎澮稼穡進民以艱食鮮食水退初種粒食及決水所獲
 也○王氏曰大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呂氏曰禹
 用力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乃字禹不矜伐今自敘其功若矜伐者蓋
 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已平成昔之艱難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正
 在此雖不曰謨乃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蔡

氏元度曰水平之後人知禹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故言暨益暨稷不自有
 其功而與益稷同功不矜不伐亦見於此○董氏鼎曰播奏播言艱食奏言鮮
 食也○輔音春標音
 間撬丘喬反揭音菊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

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

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
 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
 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
 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
 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
 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
 無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
 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纂疏 慎乃有位君臣更相戒也
 禹之言即帝所與言宜帝俞之○真氏曰人之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使
 其膠擾將為物役之不暇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北辰惟居其
 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夏氏曰安汝
 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動則大應天下後望之志後望於君欲其治安我耳丕
 應後志猶言丕從厥志○史氏漸曰堯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
 之皆性焉安焉之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敬復焉執焉之賢勉行者

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愚謂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訓不應後志夏說為當。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

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纂疏孔氏曰鄰

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兪而然之也。道近相須而成。○孫氏曰鄰指輔弼疑丞陳氏曰臣當與君親近故曰臣鄰相

親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臣反覆言之。○張氏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

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親。○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鄰忘其分也。臣而鄰嚴不至

苛鄰而臣和不至流。○一說鄰者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親君能如鄰

以親君乃臣也。皆指禹言。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

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汝聽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

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

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也

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彞虎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箭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彞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案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彞以龍山華蟲火宗彞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為首蓋欲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簣** 語錄義剛點作會作一句先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簣** 語錄義剛點作會作一句先君臣民事物之言曰此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官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若宮放緩便似商聲出納五言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說亦頗通。○問五言林氏以為五聲之言古註以為仁義禮智信之言孰是曰未詳當闕。○或曰臣當為我之身非但為鄰以親君而已。○王氏曰汝翼作肱汝為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司徒敷教豈非左右稷播種士明刑豈非宣力秩宗掌禮豈不制服夔典樂豈不察音然各治一官禹則總而治之故盡寄以股肱耳目。

孔氏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龍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作尊卑之服汝明其制○唐孔氏曰天數不過十二天子服十二章象天數也○陳氏曰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日月以下皆是○鄭氏曰自日月以下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陳氏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丹藍粉墨之類彰施施其采以彰明之也五色采施之為青黃赤白黑也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汝翼為明聽以遂予所欲臣以君為心也納采詩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工以納言是也出詩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邦時而颺之是也五言謂其詩詠之合五常者○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為五言之於音為出采之於下為納○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也作服禮之大者六律聲音樂之大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興禮樂固有次第也○雖余救以季二反似猴音音只紕音直驚音驚雉屬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

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明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箕踞 王氏曰拂我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呂氏曰不獨命禹為股肱耳目至此舉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舜非有嫌而畏人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後言禹又非欺君而面是背非者聖人敬畏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求之之切如此孫氏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弼不居

其聖也林氏曰舜欲禹盡所言弼直之道也舜大聖人豈有違待於弼禹亦聖人豈肯面從後言而猶以為戒所以為聖陳氏大猷曰予欲汝翼為明聽謂當將順也予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也四鄰之臣各有其職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孔氏曰四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唐孔氏曰鄭玄以四鄰為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有師保疑丞此外經傳無此官惟罔命云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夏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敬同列近臣使同心弼我也王氏炎曰無面從於上不諂欽四鄰於下不瀆○一說欽四鄰即中庸敬大臣之義○愚案欽四鄰上下疑有闕文朱子已嘗疑之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

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此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弃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

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
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質絮疏 語錄問否則威之鄰止欲並生哉多不可曉如命龍亦曰朕聖讒說皆言讒說想是當時有此制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說只得置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只是賞罰曰既是賞罰當別有施設如何只靠射豈有無狀之人纔得中便為好人乎○陳氏曰典樂命夔聖讒命龍此又責之禹二人有司之事法守也故各主其一禹道揆故無所不統○孔氏曰不在時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樂官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之○周禮註書布曰正棲皮曰鵠詩疏正鵠皆鳥名難中
以中為馬故以名的○呂氏曰撻記書識非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則善心生矣工掌詩之官納言采其詩也颺其詩以驗其從否也詩可見人真情春秋會盟賦詩一有不類即能知之○陳氏大猷曰侯撻行於一時書識示於悠久使其愧恥而遷善改過以並生於天地間也○或曰書用識其善惡書其孝友睦婣識其善也斐豹欲除丹書識其惡也○愚謂射侯以禮教也既撻書以愧恥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颺以感發之於後有恥且格欲與並生之心遂矣用之宜也否者終不格與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
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
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

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眾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幸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
質絮疏 語錄明庶恐庶字誤只是試字○林氏曰禹不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盡然帝之言又廣帝意謂輔弼之責雖在臣鄰然當廣延黎獻無止此也○土氏十朋曰舜典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陳氏曰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示眾庶以功使人皆見之以責其將然之效○陳氏大猷
曰納言以言揚明功以事舉也敷同猶普同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教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
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

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于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頌頌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稟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

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傲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刑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朴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

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

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纂疏

語錄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治其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既

格而又叛恐無此事○三苗想如今之溪洞溪洞有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

之後史說三苗左洞庭右彭蠡今湖南江西之界地亦甚闊矣○馬氏曰隆古

君臣告戒如此諂諛忌諱者可以戒矣○真氏曰舜大聖人安有可戒之事而

益以怠荒戒臯以逸欲戒禹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

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

敢廢規儆之益也○孔氏曰治水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呂氏曰

每州各立一師十二州十二師如十二牧養民曰牧為一州師帥曰師○王氏

曰薄迫近也從京師外近四海此九州外也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即五

長也咸建內外皆建也九州之內有師有長九州之外無師有長詳內略外也

○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未敘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

吾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功惟敘之故臯方敬承汝功之敘又慮迪德者怠方

明示象刑以警之則已迪德者益勉未迪德者益畏而勉矣此如九功惟敘而

董之用威不容已也○陳氏經曰天下皆迪功弗即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

也聖人之心以為一物梗化則有不能忘之意○愚謂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

傲而已慢遊淫虐皆自傲出罔晝夜頷頷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州十二

禹欲帝不恃刑威之用而益廣明德之及以丹朱為帝戒復以已之懲朱
繼之未言天下皆順而苗獨頑若以為不止庶頑之頑者欲帝念之也 夔

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蹠蹠簫

韶九成鳳凰來儀 憂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
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
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
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傍耳自擊祝敔郭璞云
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
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甄樂之甄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祝以合之
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
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
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其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
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
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蹠蹠行
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蹠蹠然也蕭古文
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則箭韶蓋舜
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

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
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憂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
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
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
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虛為獸形故於笙鏞之間言鳥獸蹠
蹠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
獸鳳凰而蹠蹠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
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
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其盛德茂以加矣夫韶樂之奏
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蹠蹠其所
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
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
矣又案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
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
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
說自皋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纂 疏 唐
氏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陳氏大猷曰憂亦擊也意其有
輕重之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王氏炎曰磬輕為憂重為擊琴瑟重為搏拊為
拊○林氏曰揚雄長楊賦云憂滴鳴球註云憂滴拊擊也以是知鳴球可以憂
擊古語云拊鳴琴又曰手撫五絃以是知琴瑟可以搏拊蓋升歌堂上取其聲

之輕清者以與人聲相比也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言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言則總名為蕭韶○鄭氏曰琴五絃瑟二十四絃管如篪而六孔十二管為笙○夏氏曰以間與堂上之樂間作也○陳氏經曰蕭者細器作樂時小大之器皆備○王氏炎曰凡樂以人聲為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間歌以詠堂上之登歌也以間堂下之間歌也○愚案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載之以終典謨蓋功成作樂帝者極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與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鼓等為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也屢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鼗祝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者此眾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眾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奏樂例之亦如此耳今諸解徒見鄉飲酒禮燕禮並有間歌魚麗之文遂引以證此章林氏唱之其辭欠明若王氏炎則看儀禮疎陳大猷復引儀禮分註其下改却本文尤非案儀禮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小臣授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註間代也謂一歌一吹歌詩吹吹笙也南陔等六題皆有聲無詞不可歌只可案其譜以吹笙故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六題今見小雅乃元無詩詞小序妄云云耳燕禮大槩相似蓋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與笙由庚崇丘由儀相更替也與書之以間初不相干不過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雙溪謂堂上登歌堂下間歌直引間歌魚麗以解笙鏞以間謂以間即

是間歌殊不知堂下安得有歌乎乍觀似可喜細攷誤乃如此即儀禮註朱子詩傳參看則可見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

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眾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纂疏
愚謂於音鳥有禹曰於可證讀如字而連予字者非○孫氏曰前所言祖考虞賓羣后後及鳥獸以貴賤為序也此先言鳥獸後及庶尹以難易為序也○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為君而韶樂以球為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此又自為一節舜禹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表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於後史比而書之夔上於樂者有舜之德不可無夔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

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

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夫言而疾曰颺幸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簣簣陳氏曰用夔言功成樂作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盡即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微常存勅天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時幾必賴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賡歌之意專責望於君也君臣交警各盡其職則治功可保矣○真氏曰歌為勅天命作君臣唱和無一語及天修

人事所以勅天命也○李氏杞曰惟時無須臾之頃而不戒勅惟幾無細微之事而不戒勅也帝以有為望其臣臯以無為復其君○陳氏大猷曰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警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蕭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已極聖心本無極也喜起熙帝欲振厲充廣也臯意謂無妄不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故因帝振厲充廣之意而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凡所作與必謹守成憲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為也又必屢察已成而欽哉不可玩夫已為也於是賡歌謂君臣惟當明良而已不必過於喜起庶事惟底於康安而已不必過於熙廣乃所以凝泰和也君賴於臣故先股肱臣望乎君故先元首臯意未已也謂明非聰察之謂聰察則流於叢脞良非軟弱之謂軟弱則流於偷惰萬事將墮壞矣不過而失於激亦不急而失於廢真可凝泰和而保天命矣往欽謂自此以往君臣無不敬也典謨皆以欽終之九成之韶勅天之歌非可以二觀虞韶不可得而聞帝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焉○愚謂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忘戒謹之意世之歌功頌美者安知之序意在戒天命而謹時幾喜者喜於乘時圖幾也起者起而乘時圖幾也熙者共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若此庶可勅天命而永保之矣呂氏謂勅正天命之流行時頃幾微少有不勅則私欲間之與天命之流行不相似矣蓋以中庸雖天之命解之失之太深非書之本旨也帝曰往欽哉蓋神會臯賜言兩欽哉之意矣舜臯皆以戒謹之敬發為詠歌之辭帝之欲戒勅天命此心也臯之欲慎憲省成亦此心也君臣心乎意契於欽敬中欽其百聖之心法治法歟歌之云乎豈徒頌詠而已也

書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